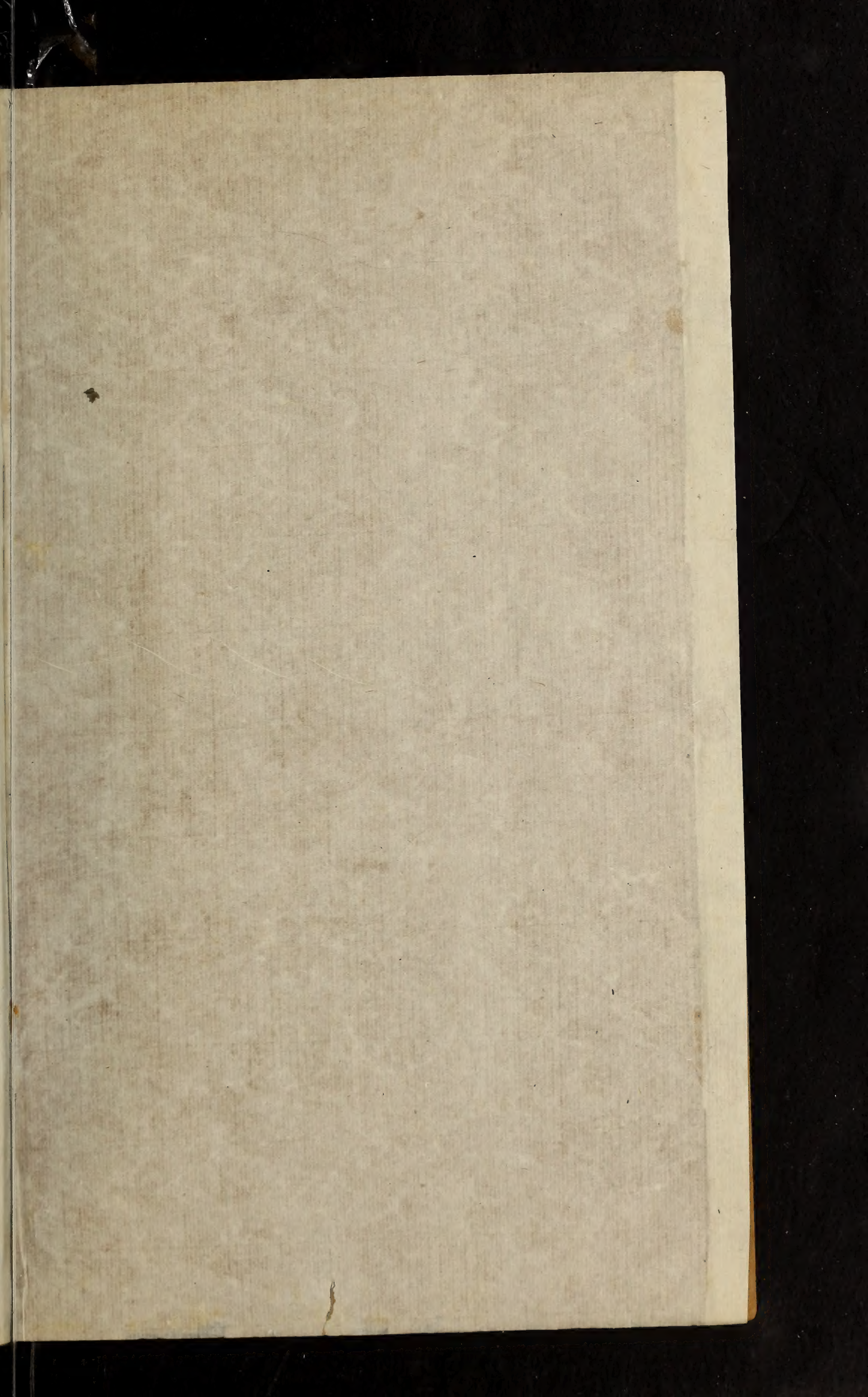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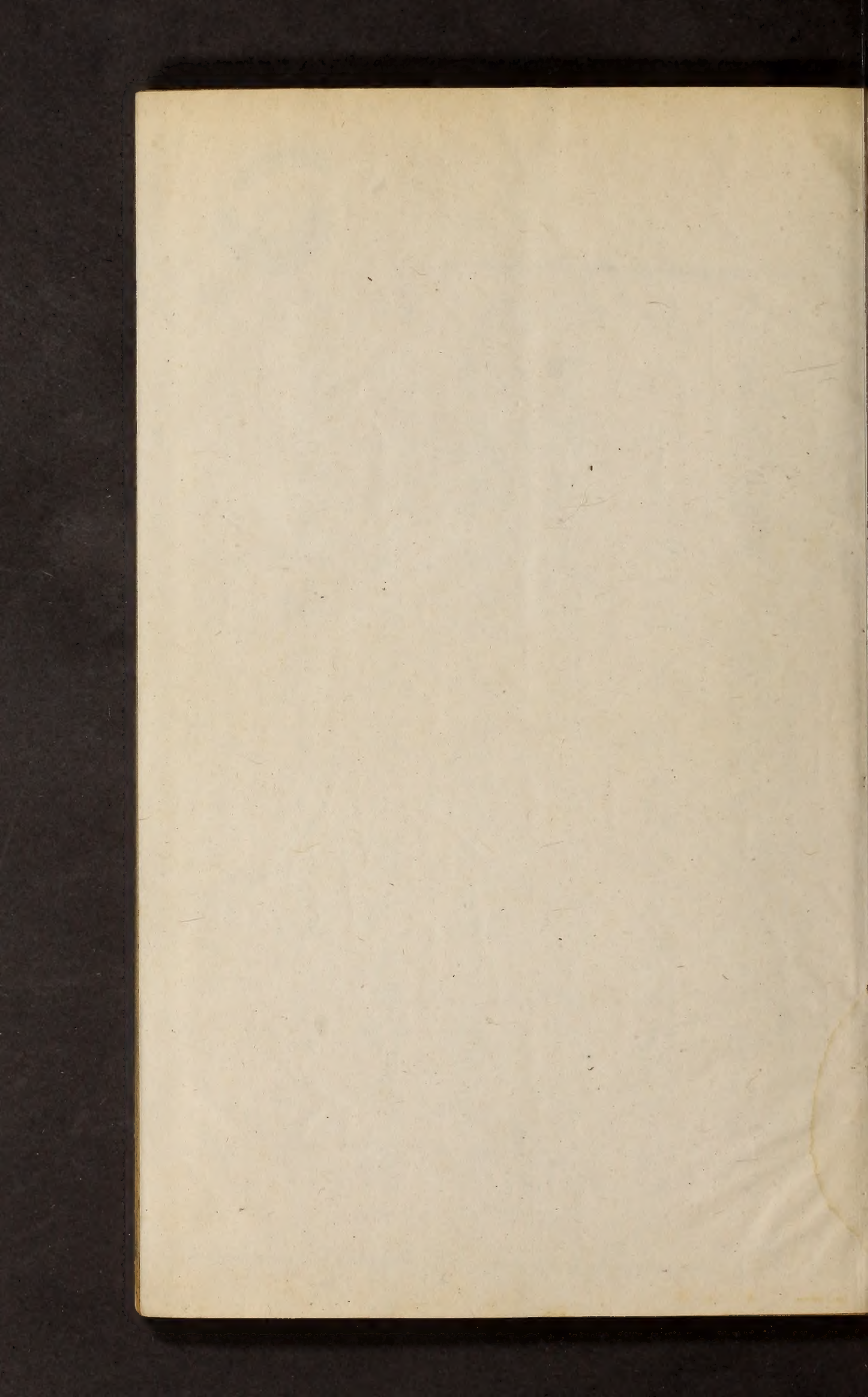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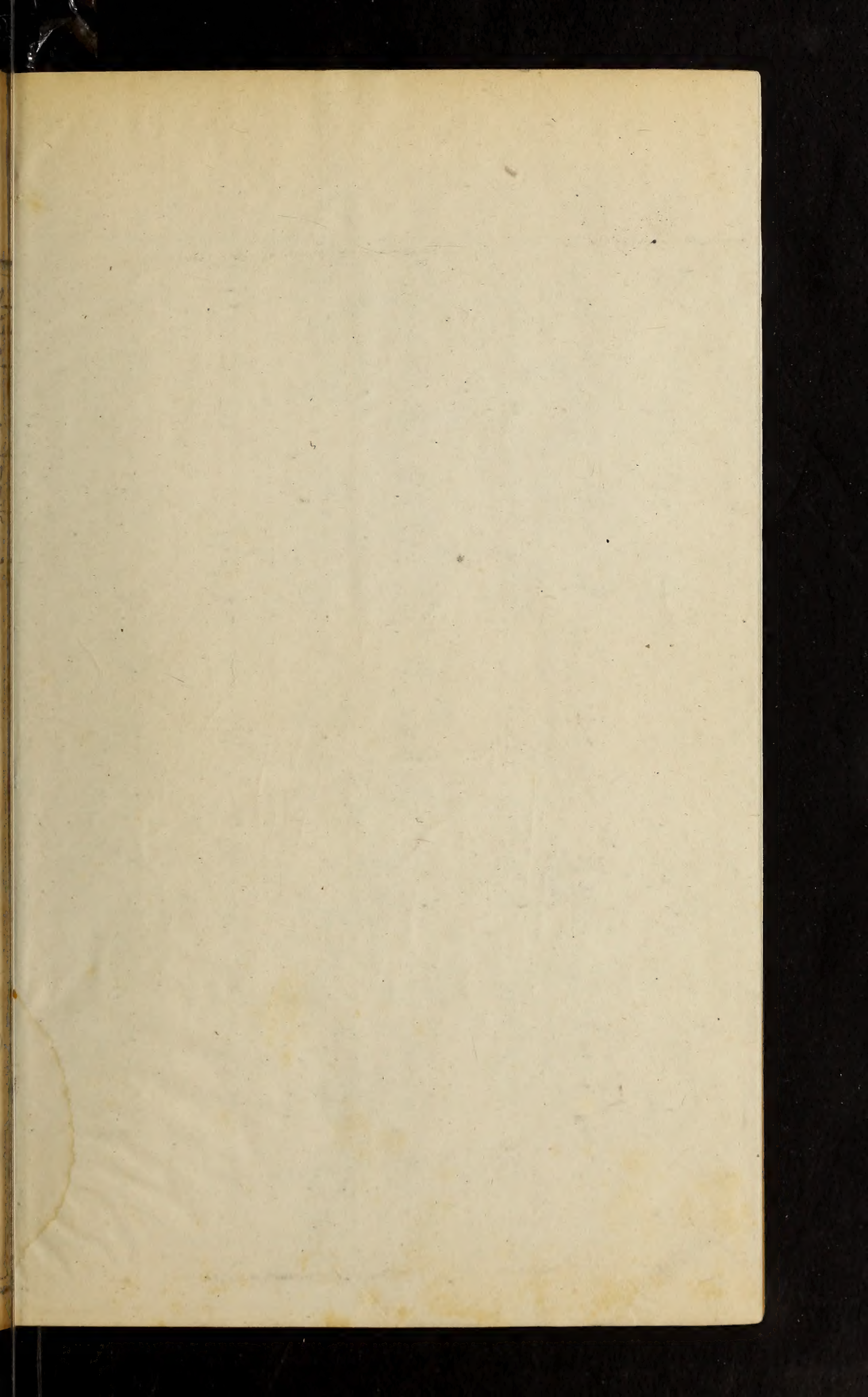








老子元翼序

原夫道德之旨關尹之謂將隱乎強爲著說也千百世而下頗有是存閱古聖君名賢有道於是者溢洋心目閒居然古始緣旨醇邃各有達長慮是悉從其舊祗以歲浸鏽寫致訛者不敢不質之當時有道一遵古善本而珍從之以敦復信古之意是翼明弱侯焦公所輯梓成於孟起王公焦

公從諸藏所收六十餘家取其醇正條達有合於經者手為纂錄以筆乘附焉羽翼聖經功豈淺鮮哉尤其考異各家經旨為所安者載之正經其餘悉斂為一軸俟諸好古者參焉吁用心良苦矣余披陳之不禁出涕恍如夢覿公其獲諸先賢之心而後承之耶抑獲諸後人之心而先成之耶皆不吾知第憶嘗謁公公知余困鈍之以[illegible]

以諸家汗漫而有所慨遂不吝所藏示以
與余載欣拜亟睇休乎蘇伍公房山之陽
朝夕莊瞻茫然若晦蓋上德至言樸而深
質而眞直而隱所謂至道之宗瞻之忽焉
立卓乎爾者也固以區區蟻知蚊嗛奚識
夫天地之大雖顓蒙有不能亡輒敢贅疣
以元翼顏之從初也尚冀高賢諒其妄矜
哀其愚而原其心可也余錄較是翼蘇伍

公以公忠之心與季友緝公閲錄而壽諸梓是深有望於海內博大君子爲勉爲之序旹

乾隆歲次庚申春王月山陽郭乾泗書

元翼附序　明焦弱侯公輯老子翼所作原序也

老子明道之書而唐之王真也者至以為談兵而作豈便認作兵善戰之言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强者莫踰於兵而猶然以柔勝之即無之用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為也柔非即為道而去無為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為也遠故曰柔而求之無為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夫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云蓋老子非言無之無明有之無

也明矣無之無者是舍有以尋無其名爲滅裂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其學爲歸本若物之各歸其根本也即芸芸並作其誰耶卒不得自名曰有此致虛守靜之大學也奈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道明有即無審知有即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而爲與事舉不得而礙之矣斯又何妨在市居朝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以所謂昭昭察察引

之所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尸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阨久浸以成痾假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不非意識而或以思滅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然之自得知慕淸靜不知無染非垢知有眞我不知無物非我皆談者有以漫誤之也從此騁求往見寂無影響幸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閒舉以相訊余以近寤疏之

德字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言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蓋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字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並出焉

元覽增義

孔安國書經序畧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此則唐虞以上。意道德之述言爲多歟。故言王者。乃帝皇之王。天也。無爲也。純乎道而化育者也。言王公。言侯王。兼人臣之極而言時也。有爲也。純乎德而近道者也。言君子言有道言善爲道善爲士者。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者也。在上位之聖人。固位列才分。顯明主治者也。其在下之聖人。抱德煬和。默有

輔教者也。闕凡經義者。先明太古之上。是何等樣聖人。何等樣身分。故其言從初直出。諄至顯明。一切粉飾雕琢無有。唯要言約至。而一字之深。有雙提互照。體用全舉。留不盡之意於言外者。是以言言直切。該括至理。得一言而用之終身無盡者。深於經家。故一言一字。當以尚書春秋之義意讀之。會其體用之至。則當以易之元禮之敬。詩之大始讀之。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之始。得不謂之大易先天乎。凡可道之道。可名之名。皆道之大常一貫之致也。

老子元翼書目之列悉從其舊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無名氏居陝州河上人號河上丈人漢文帝所宗受者爲河上公章句

顧歡註 字景怡南齊博士

李榮註 任真子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造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承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强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政和間進
江敢流義十四卷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弁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注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注

劉巨濟註（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鬳齋口義（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玉蟾）

劉師立節解（貞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大德間造）

薛君采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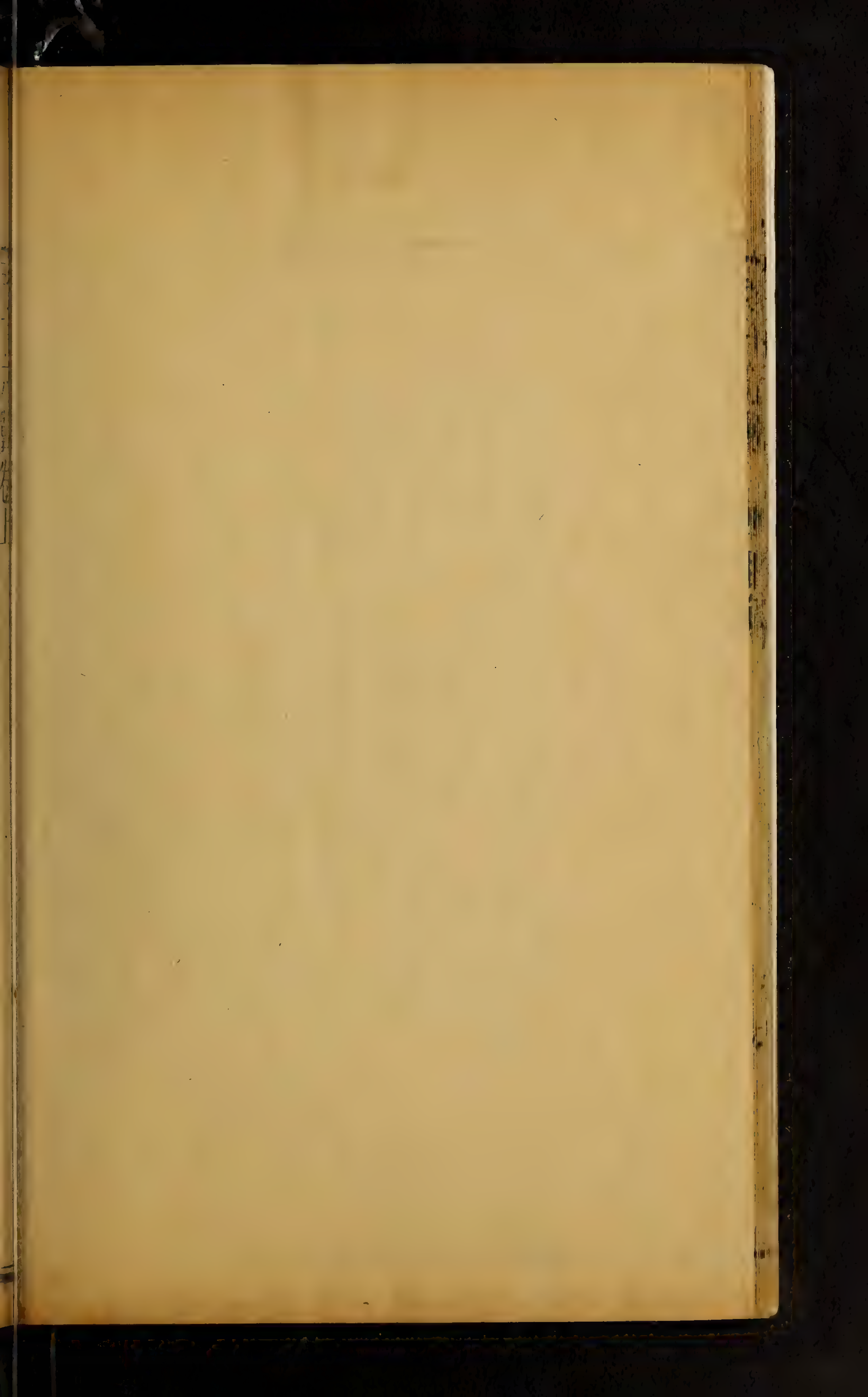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溫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提綱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此弱侯公所自補附也

老子元翼目錄



北海焦竑弱侯甫輯
長白蘇 伍光裕 鮮希餘 仝閱梓
山陽郭乾淵羲一重校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焉。居周久之，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漢景帝以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習焉。

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

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然其中道德每相含暢

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奇數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偶數故有四十四章

上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可道如天地萬物之理可名如天地萬物之名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爲讀或以無與有爲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則

建之以常無有[illegible]老子此意[illegible][illegible]常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illegible]子爲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然太上元言渾合而深妙以不可了了讀去得眞常之意於悠然沉著處天機自然渾露則於諸家之各得其得句自得之

第一章 贊筆渾淪未判本無可道郎闢天地朕兆虛無不可得而擬而强名之曰道此道之始而名之有也卽此始有之常名而爲衆有之常母既常觀其母之妙無而六合無垠復常觀其母之妙有一眞有象惟觀常於玄同至於玄之又玄則玄元始竅寘一妙爲衆妙之奧樞萬化之所從出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禮智亦然彼皆

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
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
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播
而爲萬物天地位而名始矣萬物育而名不勝載矣
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
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
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
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以
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運而爲
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
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
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
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則
衆妙之所從出而莫測矣

李嘉謀註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
至於念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
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盡是之謂常常

已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旣判
高下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以始之名者、物之母
也、聖人體眞常之道、以出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道
妙也、無也、徼者道器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常妙
同入於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常徼同遊於有、妙即徼
徼即妙、空即色、色即空、其本同、故同謂之玄、不獨此
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徼之間、無非衆妙、是謂
衆妙之門、言其於徼妙有
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
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
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歸
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
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
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
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
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

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始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皆最初一點樸之所謂欲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玄一而名異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

秘信言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文、將以示天下、廼後世、蓋非退於道、寘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

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纂乘 徼、讀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蓋無之爲無、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於無、斯與觀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無也、

苟其沓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爲無。蓋嘗其有時，實未嘗有，未嘗不有，此乃眞無也。故不滅色以爲空，色即空，不捐空以爲事，空即事，此乃眞有也。不然，其所謂無者，爲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爲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聲。作，造作，又作揚。成，舉也。

第二章資管，衆妙之門開，使知有美善矣，美善之

天地之自然不言如四時之有序聽其作焉生
焉爲焉成焉品
秋亨焉而遂焉同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爲美逆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爲治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亦因

而信之使信故用無棄物教無棄人使在物無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爲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爲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夫唯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爲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

處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者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長短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以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

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無爲則終日爲而未嘗爲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夫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爲不爲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師農註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眞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而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自
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
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旡咎義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爲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爲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竝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徼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

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有、而居於無、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也、

吳幼淸註　六者、皆言其偶、獨聲音、或疑其非偶、蓋闢翕淸濁、發而爲聲、有聲卽有音、音卽聲之偶也、聲和則音和、聲厲則音厲、發於此、而和於彼、猶美善

美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對矣

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固皆知其爲美善而有非美善者與之對非獨尊獨貴也老子之接人也大且深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

不尚賢、不以自賢尚人也、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虛明而利人、腹懷食母而利已、虛者智而實者仁也、骨以無欲而精固、故强之、志以寧靜而氣和、故弱之也、

第三章

贅箋、聖人心性虛、志固弱如也、腹命實、骨固强如也、無知無欲、樸固裕如也、不尚賢何爭、不貴得何盜、不見欲何亂、使夫知者胞與而不敢爲也、唯爲之於無爲、則率同民復也、

蘇註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惑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有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今將舉自賢而尚之寶自貨而貴之衒可欲以禁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爭奪之有也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卽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呂註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際天下之尊因任而已而衒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

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安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化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所尚而貨非上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爭盜之原皆起於見可欲焉耳可欲者衆則民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亦曰見可欲猶不見焉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

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因時而治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因之以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上者自然從容中道而汎濫者胡可得數太上立德常使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於無爲矣夫無爲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無知由於從知欲返於無知欲也返樸還淳因太上曰百姓皆謂我自然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氣直也亦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著也似也

第四章

贅筆夫道之用冲然昭兮或若不可盈乎淵淵然徹兮宜萬物之所宗乎湛然獨兮似或存而無方其象帝之先乎挫其銳利解其紛

言河之廣無所不通以其無形耶故似不盈者淵兮
深耶吾知其爲萬物之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流於妄不搆
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
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汞萬物
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
曰似或存耶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
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
而先之
者矣

呂註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則冲者陰陽和也
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冲而其用之則或不盈
其體冲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
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
萬物之宗而求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
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

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

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淸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爲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爲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眞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爲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道冲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不進未嘗有顚越之志挫其銳者爲於無也未嘗有畏而未嘗有逐妄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自美和

[illegible]如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宏甫註 夫冲漠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冲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諧於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乎、夫海爲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彼騁能挾才、露光駴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於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誰無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矣、而誰能信之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紛解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巳言、下二其字以入

言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橐音托、籥音約、芻音鋤、芻狗、束艸灌神也、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櫝籥管、所以鼓之也、又橐則無底、籥則三孔、所以鼓巽風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第五章 贊筆

萬物百姓皆芻狗也、孰知芻狗將以郊天地、陳宗廟、其尚如此、其未郊陳也、天地聖人將之、其巳郊陳也、天地聖人由之、於穆不顯、若無容心焉、然其間於穆不巳、鼓舞羣動而愈出、闢翕微妙而無窮、雖出而數窮者、不如妙而守中、

呂註 夫道、寘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以百姓為芻狗

自仁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不仁之所以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槖籥固可見矣蓋槖籥之爲器豈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人而體此道者養所以爲槖籥者則雖有言言出於無言矣言無言則爲無爲可知也不如此則異乎槖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之宗矣言出於宗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知宗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中之所以中矣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生化天地不自見其仁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時適然也既事而謝代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其適然則民物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若雖未嘗仁之其所以仁之大矣排之有槖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

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槖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槖籥喻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老子自危自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可言非道顧於仁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可名非道故於器而狀之以槖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多言數窮矣失所謂未發之中矣中也者非喜怒所偏虛靈無滯者也守此而兢心息而語言默有所契識矣其何窮之足慮守中執中道統之傳一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音聘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玄合幽深之意玄牝之門即易所謂道

不[illegible]也

第六章【贅箋】天地猶大谷也、谷神者、空谷傳聲之
謂、谷能空而聲能傳、即不死也、門即陰陽之
之謂、凡闔闢翕張、萬物之所出入也、玄牝之門、
則玄合而牝翕、所以妙入而貞常、是謂天地之根、
能闔闢者陰陽也、能應感而出入者谷神也、能
爲天地根而不死者、玄牝也、孰能綿綿若存、歸
其根、而惠迪其門、長
保其虛谷之神乎、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
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
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
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
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
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 谷有形、喩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
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

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則者能生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邪、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爲存邪、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七章 贅筆 凡人以有生之身而私之、私之不以其道、欲私反失矣、是以聖人、後其身即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謂、外其身即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後其身者無我、外其身者大公、大公無我者、孰後之外之、不後不外、非成其身之私者耶、聖人亦不自見、故天長地久以為生、不自見其私生、而天下之生生歸之、非成其長生不自私者耶、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之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

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於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時運者也、嫌於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在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爲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騖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奉

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皆甚以有其生而戕害不自知者故爲老氏之深憫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以來未嘗愛其施生是謂長生不自生由其長生不自生故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道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亦未嘗有私愛者唯道之所存道之所運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道身所爲身故天下之有身莫與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其私故能成人物之私能成人物之私物我均得矣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第八章

贅筆　水天德、周流含洪、而爲雨露江海、育養動植、而不矜其功、是謂善利不爭、故幾於道、而爲五德之元、性而情、同於天德之上善若水而爲用、必柔和不爭、而居所以爲善地、善之爲義、深矣遠矣、故善淵善仁善信善治善能善時、諸善之善利、貞於上善而處衆人所惡處

夫唯上善無爭故無尤、無尤者、由於道矣、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渾然中來、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名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

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
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
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
者以其爭也水唯不
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
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德之所謂善者也非
道之所以善其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
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
幾於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
以居則善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
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生焉而不息淵焉而不竭故
以與則善仁潮汐往來不失節故以言則善信其運
則灌溉其停則涵育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於
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於不
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

之爭，故

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洗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各高就下，故幾於有道者之善也。善必得地，故心之善必淵，淵謂靜深，而仁者之心溥，故與之與者必仁，言之善必信，政之善必治，事之善必能，皆溥博而不失其常者，故動之皆善，而適當其時。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所好者為善，而非上善也。夫唯至德之善，默與化爭，而不顯其用，不顯故不爭，有似於水，不爭處上，而處於下，故人無尤之者。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於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遍及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窪，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取，彼以處與，衆人處潔，彼以處穢，所處盡處衆人所惡處，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為上善也。居

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揣催

上聲，度量揣摩也。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以持而不可盈，揣而不可銳也。又懼其溢而左右以扶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第九章

〔贅筆〕盈滿之道，不但富貴然也，貧賤亦然。不能約分以安之德性，而盡之，反欲妄盈而銳持，妄滿而揣保，烏可得也。謙受益，滿招損。唯至人法謙於天道，焉有器小易盈之誚，而來傾損之咎乎。

〔藕註〕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困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其持，無銳則無所用其揣矣。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爲無咎之德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惟志有之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昧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爲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符焉、故終至於危辱憂患、無以自存、惟至人不然

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爲
愼、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
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兢、金玉
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縱、功成名遂
思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
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
皆可勉
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銳
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
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
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
物、先喪其已、是謂自遺其咎、夫春
生秋成、循功而退、是謂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乘也。營、如經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言魂載魄、相守之義。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魂揚而魄營、載而一之也。滌、如水之濯。除、如垢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人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音義、畜許六反。長、上聲。宰、制也。

第十章　營魄、魂陽氣而魄陰精、合之則一神一太極也、能超然獨存、非形器之可擬乎、天門開闔、能為雌、而玄覽乎、明白四達、能無知而生畜乎、載營營之民、於無為之國、滌疵專致、能嬰兒無離於母乎、玄修之德、純素之宗、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不能

箋註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

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
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
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
魄爲營、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
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
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
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
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眞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
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多僞、不自
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
神盡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
純性而顯氣、是之謂眞剛致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
矣、聖人外不以營魄所使、內不以客氣所動、則其滌
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
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
及人、雖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
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興

廢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變會開闔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過，後者必不及，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而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不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豈不難哉？然有道矣。人始生曰魄，魄與精爲一，則寂感生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傍

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爲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以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開闔，常在於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眞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也。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生陰葆，而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道之自然，氣之自化，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者，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治治國，治始不善。清靜臨民，民將自正，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

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敢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凝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爲矣、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瑕疵未滌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留闔、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即一德以愛之、一德而治之、一德不分、即能無爲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有有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迎、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溺也、安能抱一而無離矣、此無也、皆起於不抑神之所爲故也、求神定

謂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而勞、魄載神矣、無知而逸、神載魄矣、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亦不可以無知、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抵清虛則魄即爲魂、染著則魂即爲魄、水凝爲氷、泮則爲水之義、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於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萬識由一、故載之、如載人於車、載舟於水、乘乘然歸於坦途大海、如此則化有歸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入道之要、孰切於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强、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天使人使、氣有道氣欲氣、天使道氣而柔、人使欲氣而强、專於氣而不以人使間之、則柔矣、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此、

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爲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爲礙以解爲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乾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緇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也、豈不妄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古木反、輪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當平聲、埏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埏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爲陶也、半門曰戶、牖窗也、

第十一章

【賢筆】夫大匠、陶埴我器、鑿闢我牖、輻輳我虛、其誰輪轉而無休者、我得因有之以爲利矣、焉得會無以爲用乎、

【吳註】輻輪之轃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

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以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喻

蘇註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　車器室三者之用當觀其無有用之先故於乘則觀乎車於用則觀乎器於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處則其道不遠矣至於身不知吾之所以爲利用者何邪蓋以有有之以爲利而無無之所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利矣有無之以爲用而無有之以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用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

崇德也

〔薛君采〕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發明無之妙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人事所成數者而曉此生成之妙、無者、非無了之無、乃天然眞無、成此天然眞有者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令、並平聲、爽、平聲、差忒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盲者、不知即色之空、聾者不與聞聲相空、爲、去聲、爲腹、易之坤爲腹、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之義、爲目、經之不見可欲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爲、腹知足、聖人爲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第十二章

【贅筆】視聽言動其誰耶、而過者行妨、唯司者之有敝、不知使司者之交敝、是以聖人虛其心以含眞、實其腹而中理、故常攝取熒熒者於熒熒者矣

【蘇註】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緣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吳註】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不爲悅目而狥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在內之一眞、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

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呂註 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耳之所以爲耳者聲口之所以爲口者味故貴也但逐於色聲味而不知返其眞者久則喪其眞而失所以爲目耳口體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腹無知而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

息齋註 夫人之靈於物者由能取於物而會通其靈妙者也然亦由能取而喪之者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曷若返

而求之使見見爲明聞聞爲聰味味爲膐知知爲智是以聖人重言目腹目虛受而腹含宏故專於內而相忘於外去取彼此之間可不慎乎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

爲吾之爲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古語類如此賢者戰兢守之若患聖者道成忘之若無

第十三章（贅筆）以貴愛其身者推貴愛天下之芸芸以此身大同彼我雖寄託其身於天下何患之有爲天寵爲人寵一任

蘇註 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生、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若驚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嚴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其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夫道身之擴充可以配天地、精微可以貫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道身、而惟有身之爲見、情僞日出、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天命之性無壞、而率性之身可修、至於不睹不聞、隱顯渾志、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而重以物欲攖之、則寒暑疾

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萬物與我爲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生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爲己、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則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爲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也、亦若是而已矣。

呂註　寵而有其寵、則有辱矣。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貴寵之與患辱、亦常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爲心、言驚則知身之爲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喪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

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者乃眞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箋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於寵也言寵辱相伏也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不獨於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於身與無其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嘗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

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摶音團，以手圜之也。皦音皎，明也。執，不偏不倚之執。

第十四章

贊肇希夷莫測，微妙玄通，非玄遙者莫測希夷微之妙用也。上固皦而下固昧

非繩繩直兮，不能一其非皦非昧，唯非皦非昧不可致詰，復歸於無物，以視聽摶而不得，然後坦然契妙於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惚兮若無，不見其首而將迎，恍兮若有，不見其後而將隨迎隨不可，故混而爲一，以御今執古之所有，知古始道紀之是謂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於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於無，故曰繩繩不可

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
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
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息齋註、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收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蘇註、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

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搆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始者物之所從生也今有者物之所從理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短能長能生能

亡能暑能涼能昇能降能出能[illegible]能香不可名
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
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
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
混而爲一矣、混而爲一、則聽非耳、視非目、搏非心矣、
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
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
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
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
則不皦、不皦則疑於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恍則不昧、
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
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
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
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
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
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

也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則因之以視視以聽聽以搏搏雖然所因者與夫所以因之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是一胳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聲色俱非形名並絕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一不自一由三知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二知二一是三一一是三一一不唯一三是一三三不唯三三不唯三則非三一不唯一則非一非一非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强其兩反豫象屬象能前卻其行遲疑隴右謂犬爲猶行每先人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大道無疑故豫謂泰豫安豫和豫之豫猶謂猶然猶若猶是之猶但不果乎硜硜硜然也唯道無不在故耳儼矜莊貌渙散也曠空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隣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若將化而未也敦崇厚也木未斲曰樸質而無文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渾不分也孰稔也審也能敝不新成能猶能與不能之能能敝故常新不事新成也邵弁曰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也

第十五章

贅筆强爲之容强爲形容有道者之貌雖豫然也若冬之涉川常猶是也若見畏四隣儼若客存諸已而循人也渙若冰融而不敢盡釋也雖曠兮若虛谷而敦兮其若樸也

似濁、孰能知其澄、以觀其靜之徐清、而安、孰能知其久、以觀其動之徐生、然動之徐生、正微妙玄通上士事也、唯不欲盈、故能安而能久、常道不離、何用新成、

蘇註 麤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隣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隨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一化、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僞已盡、復其眞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任濁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割安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

謂夫善爲士者，非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

呂註 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關之固已全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通則深不可識矣。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中陽和而外若臨於寒淵也。猶若畏四隣，閑邪存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容不爲主也。渙若氷將釋，方將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見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由矣。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冲，冲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

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不盈故常新常新故不敝不敝故不壞不壞故不新成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而有此道者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爲士者豫若冬涉者至人無心臨物若不得已而無不應之也莊子曰不從事於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猶若畏隣燕處而共見也儼若客不以事爲已任其容寂也人生之始同於太空凝爲我體如水有氷故爲道者有氷解凍釋之意士至於此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材未爲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氷釋之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僞故若樸也性全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容虛如谷之受且應也性本淸而濁者混於物至人不自潔故渾然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故濁者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淸矣唯安靜之久者歸於至善感之而遂通故動之徐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不居故不盈爲此者合天地之德秉自然之運而無容心其間動靜唯道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故得

